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三

蘇軾

集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論

士燮論

孔子論

管仲論

范蠡論

子胥論

士燮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六月晉楚遇

於驪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從甲午晦楚晨壓晉卒
敗楚楚子傷目呂錡射共王中目共王即楚子反殞
命楚師還子重使子反自圖子反曰共王即楚子反殞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成公十七年晉厲
驪陵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請先去三郤厲公
弑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胥童死乙卯晦樂書
中行彊書中行彊使程滑弑厲公
殺晉童樂書中行彊使程滑弑厲公
於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要必及君公曰
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遂免於禍
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
前匹夫猶或按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云臣聞明月之
無因相而前也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

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
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
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
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
玩於寇讎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
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
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
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
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
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高紀七年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乘勝逐北至樓煩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

故終其身不事遠略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

之師高祖為太原留守故破竇建德虜王世充唐本紀

德三年命太宗討王世充太宗敗建德于北邱四年二月竇建

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北邱四年二月竇建

乃所過者下易於破竹杜預傳云今兵威已振譬如

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本紀武德十三年十二月

折軍大總管破突厥正觀三年李靖俘突厥頡利以獻終

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負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

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

踐以霸史記越世家勾踐為吳所敗乃以餘兵五十人

兵橫行於江淮東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吳世家十

侯畢賀號稱霸王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吳世家十

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六月戊子越王勾

踐伐吳虜吳太子友其後累為越所敗夫差遂自剄死

有以使之也昔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小偃知其必亡曰

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左傳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晉

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大奪之鑒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抗其民矣不可以五終至五

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公醜奔京師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

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

我使我速死无又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

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

趙宣子也遠矣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

飲之酒伏甲於中將殺之其右提弥明救之獲免乙丑趙穿

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曰趙盾弑其

孔子論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三人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見上並家語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云融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後令路粹誣奏融遂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從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魯昭公爲季氏所逐薨于乾侯叔孫使子家羈入子家羈曰若羈也君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其勢

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曹也孔子安能以是時

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之春秋方是時三家雖

若不悅

三家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

然莫能違孔子用事於魯得政

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氏之受女樂也孔氏能却之

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為政於魯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受之是還齊國女子八

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歌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

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蘇子曰

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

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其陳氏乎陳氏之施民歌舜之矣公曰是可不若何對曰惟孔可以已之不在孔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費不侈工賈不變士不監宮不焰大夫不收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孔之國也

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替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矣

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如春

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

二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

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孔子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

可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六月齊陳常弑其君壬子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故與哀公問對如

此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逼嘗欲以越伐魯

而去之矣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隱氏因孫于邾乃遂

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右肅宋樂伐納衛侯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

滅衛乎抑納君而巳乎臯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納衛君而巳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諸

納之衆曰勿納公不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

敢入師還立悼公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

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管仲論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三族謂洩氏而氏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曰不可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左傳見僖公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史記齊世家云齊與魯會於柯曹沫以上後悔欲无与魯地而報曹沫管仲以為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与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

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

左傳僖公十七年云

齊侯好內多內寵嬖嬖如夫人者六人

故威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

之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也可以為

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太公之治

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事見天

下誦之齊蓋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

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必有齊國也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云初懿氏

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嚶嚶有

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然威公

管仲不以此是廢之非盛德能如是乎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陳公子元奔齊

齊侯命殺仲卿為卿之使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
霸而不殺重耳重耳適楚子王請殺之楚子曰吾聞公
子乎天將與之部能廢之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濞相之曰高帝立濞為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
背曰僕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相獨侮業已拜因附其
然天下一家謹无反濞頻首曰不取晉武帝聞齊王攸
之言而不殺劉元海晉載紀云慕容垂奔于符堅王猛言於義致英豪今
寧王保明之帝曰海長者傳為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
垂晉載紀云慕容垂奔于符堅王猛言於義致英豪今
而害之人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將謂我何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矣契丹所敗張守珪執如京師帝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无以王
術知石勒枉害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
忠良卒不用

七人者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有以

自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

氏齊不可取

左傳昭公三年齊景公問晏子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責履賤

又語叔向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去食其

其一注云言公重賦斂其後齊室竟為田氏所取

楚成

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

楚將子玉剛而无礼漢其君命与晋侯戰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漢景帝不害太子不用晁錯雖

有吳王濞無自發

濞傳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

綱失藩臣礼称疾不朝及景帝即位晁錯說上削諸侯地故吳楚七国皆合從

而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

晉紀云惠帝之為太子也

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賈妃用給使張臥計為具草以决事令太子書之武帝賢而大悅太子遂安

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

壞故元海之乱乘間而作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

垂不能叛

堅决意必欲滅晉大為謝元一軍獨全垂有貳志說堅請巡還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垂有貳

兵反竟以滅秦事見載記

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

有安祿山亦何能為

祿山傳云帝春秋高變黯鉗固李

山計天下可

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取逆謀日磾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秦紀由余戎人也穆公

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

秦紀由余戎人也穆公

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後歸漢廷以忠孝著名李光弼

傳云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光弼治師

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戰功為中興第一渾瑊傳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

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

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

亞夫傳云上賜

可勝既乎漢景帝以怏怏而殺周亞夫

亞夫傳云上賜

亞夫願謂尚帝取著上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

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後其子為

父買甲楯為葬器事連汙亞

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傳

夫下任尉獄因歐血而死

云曹操以嚴名重天下外相

客忍而潛忌正議後竟殺之

晉文帝以卧龍而殺懿康

康傳云康與鍾會有憾會言於文帝曰若康卧龍也不

可起公愛天下斷以康為慮耳因諸康欲助母立使宜

因霖除之帝既聽晉武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

信會遂并遇害晉武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

云夏侯元何晏皆有重名於時及李豐之禍元以豐

亦被執司馬文王廣佛請之大將軍司馬京王曰卿忘

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景王兄弟會葬賓客

以百數元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景王由是惡之

故元與豐并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彧南史王彧傳云

皆夷三族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彧南史王彧傳云

時為中書令上既有疾慮一旦晏駕景文門族強齊後

盛歲暮不為純臣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門族強齊後

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祖史斛律光傳云光字明月與

寬懼光乃依謠言令間謀漏之於鄴云百斗飛上天明

月照長安又曰有山不推自崩檣木不扶自植與天

婆娑謀以謠言帝後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君羨

竟誣以不執遂拉殺之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君羨

先是正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

有女武王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

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忌之未幾出

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

遂下詔武后亦以讒言而殺裴炎裴炎本傳云徐敬業兵

誅之武后亦以讒言而殺裴炎裴炎本傳云徐敬業兵

子年長矣不豫政故孺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計而解崔營曰災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此必有異圖右乃捕炎送詔世皆以謂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愛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甚矣世之人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二折侯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後楚伐鄧滅之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甚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謹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謹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已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范蠡論